

遥远的向日葵地

力量

李 娟

牛最喜欢偷吃我家的葵花花盆。那么花盆一定是最好吃的。

至少比青草好吃，至少比复合饲料好吃。

至少，附在花盆最表层的那层葵花籽是最好吃的。别说牛，连我们人都觉得好吃。

在北方大地，谁家不出一两个嗑瓜子落下的“瓜子牙”（门牙带小豁口的人）？北方的冬闲时节太过漫长，不嗑瓜子干什么。

然而，最最想不通的是，连我这样的不爱嗑瓜子的，都是个“瓜子牙”！

我真的不喜欢嗑……全都怪瓜子太香了。虽然不喜欢，但只要一嗑就没法停下来。

只好嗑啊嗑啊，瓜子从左边嘴角喂进去，瓜子皮从右边嘴角涌出来……

嗑啊嗑啊，一直嗑到满嘴打泡为止，一直嗑到口吐白沫为止……

我是真的不喜欢嗑瓜子，我是真的很少嗑瓜子！——然而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没人相信。

大家久久地盯着我的瓜子牙。

好吧，连我这样不喜欢瓜子的，都能磕豁了牙，更别提喜欢瓜子的。

连我家赛虎都喜欢呢！

春天一连补种了好几茬种子，剩下的种子被我妈堆到床下。赛虎这家伙一有空就钻进去，窸窸窣窣地，吃得香啧啧。

但它不会嗑瓜子，便连瓜子壳一起嚼巴嚼巴吞下。

我妈看着不忍心，一有空，便帮它剥瓜子。边剥边骂：“妈的，老子干了一天活，还得伺候一条狗！”

每剥完一小把，把瓜子仁儿撮在手心任赛虎舔食。看它吃得高高兴兴，便也高高兴兴。

虽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家狗的伙食差，但也说明了瓜子的确是个好东西。

就更别说兔子和鸡了。敲完花盆，扬完渣，装完包，剩下一大堆杂质多的碎葵花渣被我妈全留给了它们。个个吃得欢天喜地。

卖葵花时，我们自己会留下一部分，送到榨油厂榨油。榨出来的油一部分在店里出售，一部分自己吃，够吃一年的。榨油剩下的油渣也是好东西，哪怕已经被榨尽精华，鸡和兔子仍然强盗一样挤头猛抢。

如此贫瘠的土地，却生出如此香美的食物。这么一想，就觉得必须赞美土地的力量。

虽然其中也有化肥的力量。但化肥只能依从土地的意志而作用于植物。

人类甚至可以研究出无土栽培技术，却仍然不能更改生命成长的规则。这种规则也是大地的意志。

我妈不喜欢化肥。虽然她和其它种



我那一套的理由。

不过，等我后来长大走向社会时，发现人们对我不名字的理解，又往往给出了新的理由。

有一次去新疆阿克苏地区讲课，说好阿克苏机场有人接。可是等我从乌鲁木齐转机到阿克苏后，看看出口处并没有人在等我。于是打电话询问，才知道来迎接的张科长发生了误会，看着“丹”字可以表示红色，就认定我是女的，所以拿着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小纸片，迎向走出机场出口处的每一位女性，问“你是詹老师吗？”结果被一一否定后，又以为自己错过了，赶紧跑到大厅的外面去追问其他女性，最后等弄明白事实，她不由得大笑自己“太主观了太主观了”。我心口暗笑，自己以前的解释，何尝不主观呢？同样的情况是，还有一次在蓬莱开《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轮到我发言时，主持人说“请詹丹女士上台”，等我走上去，他才发觉是误会，不免有些尴尬。等我发言完，主持人加以点评时，带着幽默口吻自我解嘲说，今天红学讨论会又解决了红学界的一个疑难小问题，就是搞清楚了“詹丹”的性别问题，也引得会场一片煞然。

其实类似的误会还有许多。而有时候，即便没有误会，主持人出于活跃气氛，会故意地给出一些开玩笑的解释。比如有一次我在崇明开设讲座时，主持人的介绍是这么说的，下面有请一位把詹天介的科学思维和赵丹的艺术细胞组合在一起的人上台讲课，大家听了觉得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这样的意义发挥，当然跟母亲起我名字的意图相距甚远。问题是，不论是我给出的声音和谐的解释，同行的其他理解乃至产生的更广泛的联想，都是由名字本身所提供，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尽管这并不符合我母亲的原意，似乎是一种主观，但这样的主观，也有其客观的一面。当我带着这样的名字符号穿行在社会时，它的意义总在不断增值，并以这些增值了的意义，与我母亲起名字意图，构成了一种张力。由此让我想到，我们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作家自我的阐释，不也常常具有这样一种张力么？只不过这样的张力更为复杂，也更耐人寻味。

河水依赖不了了，她便全赌在

水上。只因在春天里，她听当地上了年纪的哈萨克老人说，纳吾尔孜节（春分日）那天若下了雨，将预示全年雨水充足。

我妈说：“老人的话，还是要信的。”便孤注一掷，卖掉房子，把全部力量投入荒野之中。

果然，这一年的雨水极多，三天两头洒一阵。

可是，雨水多的同时，风也多……

往往雨还没洒几滴，乌云就被大风吹散。雨很快便旗息鼓。

尽管损失惨重，甚至放弃了一块土地，但眼看着河边这块地总算冲出枪林弹雨杀挺到了最后一刻，我妈还是很欣慰的。

事到如今，不赔就是赚了。

每当我一圈又一圈地绕着葵花地赶牛，保卫最后的胜利果实。累得大喘气，喘得肺都快爆了。心里便想：大地的付出已经完全透支，我们必须用自身的力量填补。

葵花收获了。虽然一百多亩地，才打出来二十多吨葵花籽，但满当当的四百多个袋子炫富一般堆在地头，看在眼里还是令人喜悦。

可一时半会儿却怎么也雇不到搬运的工人。

收葵花的老板一再表示时间紧张，不能再等了。于是我妈和我叔叔一咬牙，自己上。

收购葵花的车没法完全开到地边，离了还有三十多米。

四百多袋，我妈和我叔扛了两百多个来回。

三十米距离，只算负重距离的话，每人共计走了六七公里。

也就是说，这老两口，把二十多吨的葵花籽挪动了三十多米。

或者说，两人各扛一只五十公斤的麻袋，走了六七公里路。

好吧，又省了两百块钱工钱。

可是我叔的高血压……

还有我妈的低血压……

眼下这些从金灿灿转变为黑压压的财富啊，不但榨干了大地的力量，也快要把这夫妻俩榨成渣了。

李娟笔会专栏“遥远的向日葵地”今结束。更多内容可关注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

——编者



阿尔山风光（油画）徐里

成年后再回看名著，常常能看出些年少时不曾看出的东西，比如《傲慢与偏见》，帅气多金的贵族达西爱上乡绅之女伊丽莎白，此女有什么特出之处呢？相貌在书中不是最美，但似乎胜在一种叫“内涵”的东西上：能知人论世，臧否人物不至洞见和惊人之语，虽然看走眼的时候也不少。《简·爱》，女主角相貌更加平凡，但偏偏被骄傲、高冷的庄园主罗切斯特爱上，最终嫁入豪门。此女也是内涵派，“你以为我穷、不漂亮，就没有感情吗？如果上帝赐给我美貌和财富，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的！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这段经典台词不知赚了一代又一代女文青多少眼泪。到了《蝴蝶梦》，女主角似乎连内涵也欠奉，平凡得如一粒尘埃，但庄园主迈克西姆就是不分说娶了她，可能的原因竟是被美貌却不贞的已故妻子折腾惨了，宁愿娶个安静平庸的女子以求得后半生的平静！瞧这幸运！瞧这女主角光环！

转念一想，这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模式吗？这不就是玛丽苏情节吗？原来打从这些世界级大师处滥觞的呀。原来韩剧和某些国产剧的滥俗桥段，这些女性大师们才是始作俑者呀。瞬间拉近了大师与我等凡人的距离。有趣的是，《简·爱》和《蝴蝶梦》电影的女主角都是琼·芳登，一个美到不可方物的女演员——当小说里容貌平平的灰姑娘上了大银幕，到了必须跟读者、观众面对面的时刻，必须是光彩照人的，不然这爱情没有说服力，毕竟，现实中霸道总裁爱上的可都是美女；并且女主不美的话，观众会连花钱买电影票的兴趣都没有。什么？你说不美而有内涵呢？呵呵。

古今中外美女获得令人羡慕的爱情、婚姻的不胜枚举，而才女呢，算上得到过又失去的，班婕妤？李清照？波伏瓦？乔治桑？杜拉斯？杨绛？（这里还就别扯上林徽因了，她显然应该归属于美女那类。）好像可以数得过来。并且，以上才女们长得本来也不丑好吗？要长成如花那样你猜呢？无盐皇后或者黄月英那都是传说啊。这始终是个看脸的世界——这一点上还属男性作家们真诚、不骗人：“三言二拍”、《聊斋志异》里的女主身份千变万化：仙女、风尘女、良家女、女鬼、女妖……唯一不变的特质

是貌美；曹雪芹笔下的正册女子更是个个美到极致、美出典范；金庸作品里也是一片百媚千红，唯一不美而有才华的女主程灵素，至死也没有获得心上的爱情。

有种流行的说法：女子如书，封面决定别人会不会打开来看，内容决定要不要看下去。无论如何封面是第一重要的，并且很多时候，封面就是全部。

这么说，女人读书上进，让自己变得有内涵有才华，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意义还是有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亦舒说：“读书的唯一用途是增加气质，世上确有气质这回事。”基本上一个人有内涵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气质上体现出来，无形中可以提升颜值。网络语言中有“整容式演技”，现实中大概也有“整容式气质”。美如西施，在被送去吴国之前也要先受栽培三年，为什么？接受艺术熏陶、涵养气质呀。养移体、居移气，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美貌。

说来说去似乎总在追求美貌、取悦男性的主题中绕，要从这里出发探讨女性的自由和幸福，无异于小狗原地转圈子想要咬着自己的尾巴。

其实吧，读书，培养内涵、才华这件事，对女性的终极意义可能恰恰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足够的智慧、力量和勇气，跳出男权世界为女性划下的圈子，不再以得到男性的欣赏和喜爱为人生追求，做自给自足、内心充盈的自己，“我自盛开，蝴蝶爱来不来”，并能承担起这么做可能的代价，比如——孤独。可以结婚，仅仅是因为和他在一起更快乐，但是离开他，也还是完整的人生；可以生孩子，仅仅是出于对新生命的挚爱，非关一切其他。除了自己，对谁都不取悦；除了自然和艺术，对什么都不低头。

非常难。前路漫漫。可是，女性若不解放自己，没有人能解放你。

刊登广告，列出书名外，还印发单张广告。1923年5月，在《创造》季刊发行一周年时，泰东书局便借创造社名义再次发行优惠券：“Mayday是本志的誕生日，他今年算满了一岁了。我们深感读者诸君扶助他的厚爱，我们此次纪念他，发行这种优待券以志薄谢。a、执此券直接向上海泰东图书局总发行所购买本社出版书籍者一律照实价八折；b、此券效力无论购书多寡均以一次为限；c、此券效力以三个月为限。”而邵洵美不以谋利为旨，为人坦诚仗义，常在亏损累赔情况下，倾注全部心血与财力经营之。市井新闻、香艳小说等畅销品种，自是嗤之以鼻，不屑沾手。虽雅不能离俗，商业行为上的蚀本，相对于所持艺术理想，乃输者为赢，只是笑笑，不听劝阻。1930年底，为创办《时代画报》，他关闭了金屋书店，两年间，出版图书三十余种。邵洵美还办有时代印刷厂，车间有台自德国进口、当时最为先进的印刷机，全国只此一部。1949年，北京组建新华印刷厂，因出版《人民画报》缺少设备，夏衍亲自登门拜访，割其所爱。

做出版的最佳平衡，一不亏心，二不亏本，却很难。盛佩玉晚年回忆道：“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千金散尽，关门歇业，临了也潇洒。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称其有三重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大少爷是无可选择的出身，却不是想象中的“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那种，概括其一生，终是一个被出版事业耽误的诗人。

名字

詹 丹

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大多比较顽皮，除开直接动手打闹动粗外，比较文雅的方式，就是同学互起绰号。我本来蒙同学所赐，有过一个绰号，只是创意不够，比较稀松平常，传播得就不太久远，大家也很快不提了。

二年级时，新来的班主任普通话不标准，念我的名字时，把“詹丹”两字念成“最呆”这两个音节，既然承蒙老师“钦定”，而且很有打击我的力量，一时间，这绰号就不胫而走，弄得我很是狼狈。只是被同学叫久了，有些不甘心，所以就挖空心思，想着给自己的名字赋予一点高大上、有文化的味道，逮住机会就要宣扬一番，想以此来替代那个“最呆”的诨号。

把绰号改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少年派为了把法语的“游泳池”从英语“小便”救回来，背了一长串圆周率。那我又是怎么说的？我说其实我这个名字起得很很有水平，“詹”的韵母是an，“丹”的韵母也是an，而且“丹”又是平声，可以稍微拖长一点，这样，只要普通话念准了，“詹丹”这两个字平声收尾，又有叠韵的效果，读起来很是悦耳动听。

不过有一次在我向别人这么解释时，正巧给我起名字的母亲也在旁，她接过话头，说我完全是胡说八道。她当初去派出所报户口时，都没想好起什么名字，只是派出所的户籍警说，报户口一定得登记名字的，她才突然想起，她虽然生活在上海，但出生地却是江苏丹阳，所以就想到了“丹”这个字，以纪念她的出生地。我到那时才明白了我名字的由来及其意义，但总觉得这说法不够诗意，再有机会向别人解释我名字时，只要母亲不在，我还是会执著地说